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詩經

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

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

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

謂之貳從容謂休奠也休奠猶有常則朝夕明矣

○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成樂劉氏

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

用之必有其制歛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

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

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興其

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

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爲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處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

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

呂氏曰：都人士者，卽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王藻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

○**鄭氏曰**：干然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

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

衣狐裘，蓄蓄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濃度文章。○**左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手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
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寔
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
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
女綢直雷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州木疏云舊說夫須涉

州也可以為蓑笠以臺皮為笠孔氏曰笠本禦
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

獸者諸侯貢屬焉州笠而由尊野服也前表則
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也**毛氏曰**緇撮緇布冠

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

得言撮也**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

民女也**毛氏曰**緇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

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
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

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
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

也緇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
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鄭氏**

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
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
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

瑱塞實其耳也**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

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

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汰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蠶勅勅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世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蠶勅

蠶也說文曰長尾為蠶短尾為蠶尾末捷其言反舉也欬似婦人髮末曲上卷欬者也孔氏曰髮傍短髮不可欬則因曲以為飾邁行也○**王**曰思之甚也○**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禡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

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

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欬

閑美不假脩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哉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屈樂劉氏曰周襲商制五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旅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則正之以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剝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鄭氏曰**綠

王芻也爾雅曰芻王芻郭璞云芻草也今呼鷓

脚莎○董氏曰楚辭曰資芻施以盈室王逸云

終朝采芻今攷鄭氏說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

為芻矣○**毛氏曰**兩手曰剝局卷也○**李氏曰**

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

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

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

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

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諶反不盈一簪尺占反五日為期六

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艸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

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

同五日為期六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

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

歸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

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伯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韋勅亮及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韓

謂射訖弛弓納于韋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

孔氏曰釋言云維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

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是

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

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化繩此猶今之接繩

謂之繩緹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為之

納弓于韋中往釣我則為之緝繩于竿今遠行

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

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鱣音叙維魴及鱣薄言觀

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

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

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

觀韓詩作觀

采芣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
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
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
召伯定中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
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芄芄蒲東反黍苗陰雨膏
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
者猶陰雨之高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
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
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

車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

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
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
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午者鄭

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

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

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旁此營

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

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

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

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

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

同也○鄭氏曰隹猶成也○孟氏曰蓋不定之

辭也孔氏曰蓋者為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

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

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

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

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

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

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為旅五

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

徒○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

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

天如此

召伯營之烈烈証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

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

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鄭氏曰營

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

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

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

其溝洫故也○東萊曰天子于萬姓者也大臣

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

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亂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旣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隰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

葉條垂之狀○**宋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旣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飮也毛氏

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旣見君子德音孔膠

音交

毛氏曰幽異色也孔氏曰難為葉之沃沃言葉

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輒則其色純異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

大則漸幽異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

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取○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表

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金氏曰**詩人自

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

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亭趙孟子產

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

產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

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

氏曰尔雅所謂盛德垂善民之不能忘也○**東**

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

眾人眾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

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

者為一體思竭吾忠愛以禪補之其中其否有

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化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

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反之任是詩也鄭氏

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如其字也

是謂幽后孽支度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

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

為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

比根幹度子此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

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楸是適子比樹本度子比

支孽也適子當為度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

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

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管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孔氏曰釋

坤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管漚之柔韌異其名

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孔氏**

曰刈白華已漚以為管又取白茅纏束之○**鄭**

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

也○**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為管白茅則用之裏

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

其分王氏曰管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

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

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

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

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

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為質

而露為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

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

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

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

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

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漉符處反池北流浸于鳩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

彼碩人

毛氏曰漉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程氏曰**碩人謂幽

王也○**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漉稻田王之

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
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漉水流貌詩曰漉沱北
流徐鉉曰沱沱沿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
是徒何切

樵徂隼反彼桑薪印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燧市林
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
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朱熹曰樵○**毛氏**曰桑薪

宜以養人者也印我也烘燎也燧燧竈也孔氏

曰燧者無釜之竈其上欬火謂之燧本為此竈
止以燧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郭璞曰今之

三隅竈也燧音恚○**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印烘

于燧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言節而為燎燭
燧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

以炊饗饁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

反以燎於燧竈用炤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
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禮記**曰

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

之崇大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于者
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

為如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慄慄七感反視我

邁邁

說文曰慄慄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慄慄憂

貌○**王氏**曰邁邁欻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

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毛氏**曰有諸

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

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

遠我則嘗慄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
而踈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
王也慘慘歎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朱氏曰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慄慄而
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竝
作怖乎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狼怒也
有鷩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頑人實勞
我心

毛氏曰鷩雉鷩也鄭氏曰鷩之性貪○**孔氏曰**

梁魚梁也○**釋文曰**鷩鷩皆以魚為食然鷩之
於鷩清濁則有間矣今鷩在梁而鷩在林
鷩則飽而鷩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
之如養鷩而棄鷩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
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鷩鷩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歛也歛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鷩

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雌左掩右也○**王氏**

曰鷩鷩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雌鷩相從不

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

一其德鷩鷩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石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伊我底都
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

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

也○蘇氏曰扁卑貌底病也○**蘇氏曰**石之施

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

而不可施於貴礎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

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
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
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女何也歐陽
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入下如妾止當在下爾
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
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
則多取譬喻躰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
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絲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不肯飲於鳩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
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
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

如絲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
絕不成語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典也絲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絲蠻声

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

廵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朱氏曰後車

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

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
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

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

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

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曰：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立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飛趨耳。○**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立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馬，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饗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宰。○孔氏曰：父

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克人掌繫祭祀之牲拴祀五
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
者為牢也亨人掌外內饗之饗烹煑肉之名故熟
曰饗也左氏曰饗牽竭矣饗與牽相對牲可牽行
饗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為人必其所愛者
小所廢者大頗弁之詩曰有頗者弁寔為伊何尔
酒饒旨爾設饗馨言有酒之旨有殺之馨何為不
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殺之美猶不肯用
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饌而不肯用乃其宜也幡
幡乎頌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言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

者以為飲酒之茹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

茹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

晉猶通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

牢饗饌而不肯用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自交反之燔音頌之君子有

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李氏曰兔以首言猶兔以尾言也○**毛氏曰**炮

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

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酌才洛

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

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

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醢報也鄭氏曰

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市周反之
毛氏曰醕道飲也孔氏曰酬者欲以醕賓而先
自飲以道之此舉酬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
乃謂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衙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
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
詩也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蕪舒庸又有舒
龍謂之羣舒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漸漸

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宋氏曰呈暇也

王肅曰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

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

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
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
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
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
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
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
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
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
以竹帛相投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
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劉氏曰困以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
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觀也東萊曰解
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

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没矣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毛氏曰没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

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

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矣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即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蹄皆

白豨豨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豨是躁疾於

餘豕○尔雅曰豨與豨字異義同○長樂劉氏

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蹄也

謂四足連趾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

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

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

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

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

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

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

余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比宮好燠

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

妃

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謂証没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

履險遇雨証行所尤苦故以為言長樂劉氏曰

証証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

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

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東萊曰**長樂
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
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寔深可懼也若作於
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深可
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
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茗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
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
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東萊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
矣詩人傷之而已

茗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茗陵茗也將落則菑孔氏曰釋州

云茗陵茗黃華葉白華芡舍人曰黃華名葉白
華名芡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
月中華紫似今紫州葉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
如釋州之文則茗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
茗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
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蘇氏曰**言周室之
衰如是華也

茗之華其華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欬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

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

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群子桑反羊墳扶云反晉三星在罍音柳人可

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群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牲物牝

耕故知耕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

星也○毛氏曰鬻曲梁也寡婦之筍也○莆田

鄭氏曰牝羊皆小今也羸瘵反皆大而身小王

氏曰牝羊則皆大耕羊則皆小耕羊而墳皆心

星而照鬻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鬻言不可

久也○鄭氏曰妣心星之光耀見於夷筍之中

其去須也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也

于將沒而望於夷筍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

亡將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

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鬻中無夷而水靜

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

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荏之革三章章四句

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首佩

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任是詩也

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

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

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

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艸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鄭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

歲始艸生而出也歲勉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

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

日月長久証行不息是其所所以怨也○王氏曰

無艸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

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

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沒孔氏曰言萬民

皆黃也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艸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異色始春之時艸芽孽者將生必

玄長樂劉氏曰艸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

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鯀古今字從設者皆過

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

民之性也今則艸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

曰艸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

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

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韓詩任何人不歸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率循也○毛氏曰兕虎野獸也

○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

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役夫若

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

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艸有棧士枚反之車行

彼周道

○芄毛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孔

氏曰巾車有士乘棧車度人乘役車此有棧是

車之狀○所乘之棧名也○狐本是

艸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

外野與狐在幽艸乎

何艸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